

弘一法師

李叔同傳奇

● 王成聖

出身鹽商富豪世家

民初，著名的弘一大師李叔同（一八八〇—一九四二），初名李康侯，又名李息，字叔同，亦作漱筒，又字文濤。廿六歲東渡日本以後，又改名李岸。卅八歲在杭州皈依佛上人出家後，法名演音，號弘一，晚年別署晚晴老人。名號甚多，原因是在音樂及美術方面均有傑出的成就，是一位才華橫溢的風流人物。

李叔同於一八八〇年（清光緒六年）十月廿三日生於天津河東區李宅，原籍浙江平湖，因祖父經營鹽業和銀錢商行，遂寄居塘沽。其父李世珍曾飽讀詩書，清同治四年進士，官至吏部主事。李叔同為其父側室王氏所生，排行第三，一八八四年其父病故時，李叔同年方四歲，其母少艾孤寡，所幸家道殷實，生活優裕。童年的李叔同，聰明活潑，先從母親王氏背誦詩詞格言，繼從仲兄李文熙受教，熟讀四書五經、唐詩宋詞，勤習

書法，力摹篆體，鑽研刻石，成就斐然。十歲時結婚，娶天津茶商俞氏女為妻。此時，清室衰敗，政治靡爛，康有為謀變法圖強，為青年李叔同所崇拜，乃刻一印章「南海康梁是吾師」，戊戌變法失敗後，李涉及康梁餘黨，處境危殆，乃奉母遷居上海。

藝文全才名動春申

不久，加入上海著名的文學救國社團「城南文社」，以一首「擬宋玉小言賦」在南社詩文會上奪魁，聲名大噪。由於他兼具多方面才華，書法金石、戲曲音樂、美術文章無不精絕，當時，他年方弱冠，因而有「二十文章驚海內」之譽。留滬期間，李叔同和春申名士蔡小香、張小樓、袁希濂、許幻園結成「天涯五友」。後來又和名畫家任伯年、高邕之、烏目山僧（黃宗仰）等組織上海書畫學會。此時的李叔同少年風流，個儻不羈，曾以詩贈上海名妓「雁影女史」朱慧百，又和名妓李萍香過從甚密，倚紅偎翠，享

盡綺旎浪漫生活。

一九〇一年（光緒廿七年），李叔同復圖上進，考進南洋公學攻讀經濟特科，鑽研經世濟民之學，師事蔡元培。同學中有邵力子、黃炎培、謝無量、洪允祥等，皆一時俊彥。一九〇五年，李叔同廿六歲頻臨畢業時，因和同學發動罷課風潮，被迫退學，乃與許幻園、黃炎培等創辦「滬學會」，提倡辦理補習班，改良風俗，並為補習班撰寫「祖國歌」宣傳富國強兵，一時流行全國。是年四月，其母病逝，扶柩回天津，易名李哀，秋天，東渡扶桑，入東京上野美術學校留學，在日本撰寫「國畫修得法」、「水彩書法說略」，刊載於留學生創辦之「醒獅」月刊。

第二年，在東京獨立主編「音樂小雜誌」，於日本印刷，寄回國內發行。九月，考入東京美術學校，從畫家黑田清輝學習西洋畫。同年，加入同盟會。一九〇七年春天，與同學曾孝谷組織話劇團體「春柳社」，研究新劇，是為中國話劇之始。他除修習西洋畫

，並在音樂學校學習鋼琴，又從川上音二郎和藤澤淺二郎研究西洋戲劇演技。是年，徐淮地區發生水災，災黎遍野，「春柳社」為救災募款，演出話劇「茶花女」，李叔同男扮女裝，飾演女主角瑪格麗特。演出極為成功，使後來成為戲劇大師的歐陽予倩也加入了「春柳社」，成為李叔同的好友。接著，「春柳社」又在東京早稻田大學戲劇博物館內演出「黑奴籲天錄」，李叔同飾演愛美柳夫人，同時客串男角跛醉客，在東京引起轟動。開啓了中國人演出話劇的先河，使他成了話劇舞台的開山鼻祖之一。他又填「喝火令」、「高陽台」等詞，並作「春風」、「昨夜」等詩，展露他多方面才華。

留日習畫的李叔同，經常面對裸體模特兒，血氣方剛的他和一位日籍模特兒產生感情，如膠似漆，乃娶之攜帶回國，居住上海，與在天津的髮妻俞氏兩頭為大。一九一〇年，學成歸國的李叔同先後執教於天津高等工業學堂，上海城東女校。不久，受聘為「太平洋報」主筆，主編文藝副刊，創作廣告畫、組織文美會，編輯「文美雜誌」，加入南社。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七月，「太平洋報」停刊，李叔同赴杭州，任浙江兩級師範學校音樂美術教員，後來的文藝名家如豐子愷、劉賢平、王平陵、李鴻梁、堵申甫等都是他的入室弟子。在校內組織樂石社，編發「白陽」雜誌，其所作「春游」三部合唱曲，「西湖夜遊記」、「歐洲文學之概觀

」、「石膏模型用法」諸種作品，均署名「息霜」於向陽雜誌發表。第二年，他又加入西泠印社，與金石書畫大師吳昌碩往來密切。民國四年，應中央大學前身南京高等師範之聘，兼任該校國畫音樂教員，每月往來杭寧之間，十分辛勞。這時，他的大名已與「送別」、「悲秋」、「憶兒時」等歌曲揚名國內；他與經亨頤、夏丏尊諸同事一起，以其人格和學識，為國家培養了一批藝術人才如劉質平、豐子愷、潘天壽、吳夢非、曹聚仁、李鴻梁、黃寄慈等，後來都成為藝界巨擘。有些人，即使在他出家當了和尚後，仍在藝術和人品上追隨著他。

夏丏尊一語觸靈機

一九一六年夏天，李叔同的好友夏丏尊在一本日本雜誌上看到一篇「斷食修養方法」的文章，便介紹給他看。他看過之後，那一年的寒假，就沒有回上海和日籍夫人團聚，而跑到虎跑寺去斷食。斷食回來之後，居然喜歡起出家人的生活，從此茹素了，掛上念珠了，看佛經了。好友們挽留，日本嬌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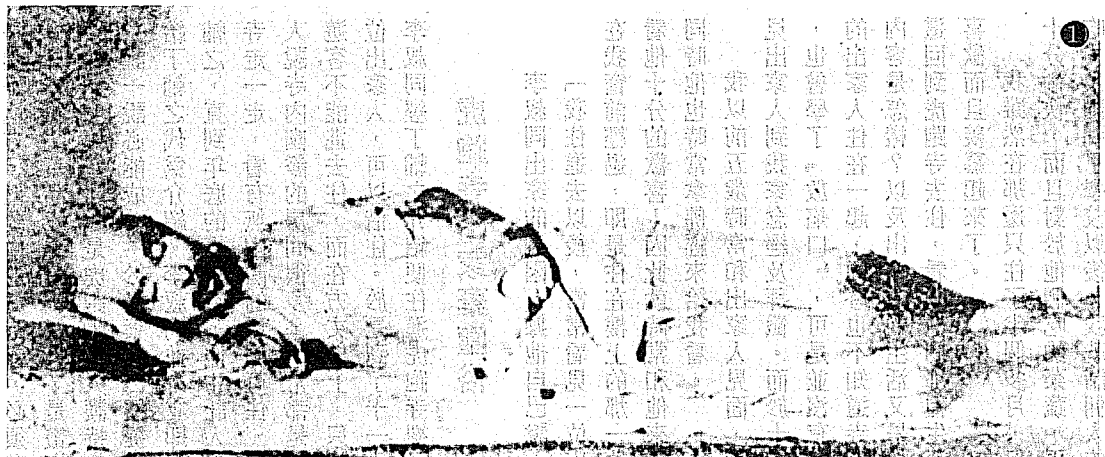
的痛哭，都阻止不了他皈依佛門的決心。一九一八年放暑假時，他把一切書籍、字畫、衣服等，分贈給師友、學生及校工，黯然而開杭州一師，走過西湖邊回廊，走向虎跑寺……半個月後，夏丏尊、豐子愷等人去看他時，他已經頭皮光光，著起僧衣，在晨鐘暮鼓中，成了弘一法師。

出家後的李叔同，生活態度起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他拋卻繁華享受，面對刻苦清修。乍看是驟然轉變，其實他在杭州十年，心靈早已被西湖的空山靈雨洗刷清淨。他曾口述經過自作供狀，由他的朋友高文顯筆錄。在自供中開頭即說：「杭州堪為佛門聖地，有佛廟兩千餘所。」他徜徉於杭州古剎佛地之間，早已受到感染。他說在杭州他住在錢塘門內，離西湖很近，附近有一個小茶館景春園，他經常獨自一人在樓上吃茶，看西湖風景。茶館附近就是杭州四大叢林之一的昭慶寺。吃茶之後，他常到裡面看看，看後心裡覺得很舒服。一九一三年夏天，他說曾在西湖廣化寺住了幾天，但住的地方不是出家人生活範圍內，而是廣化寺附近專供客人居住的地方痘神祠，住在裡面時，也常到出家人住的地方去看，心裡也感到很充實，這是促成李叔同出家的遠因。

李叔同真正要出家是受了夏丏尊一語觸機。他說有一次浙江師範請一位名人來演講，他和夏丏尊沒有去聽講，卻躲到湖心亭去吃茶去了。

當時夏丏尊說：「像我們這種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一句話觸動他的靈機。

一九一六年夏天，李叔同患有神經衰弱症，由於好奇心的驅使，決心試一試斷食治病法，但試驗必須有個清幽的地方才好，於是他到西泠印社找篆刻家葉品三（名爲銘，



①一九四二年十月，弘一法師李叔同圓寂時留影。

②弘一法師李叔同（中）入山修道前與弟子們合影，右為豐子愷，左為劉質平。

③影響李叔同皈依佛門的教育家夏丏尊。



字葉舟)商量，葉氏認為西湖附近的虎跑寺是個好地方，但要住進虎跑寺，必須有個人介紹才行。葉品三想到一個人，是畫梅名家兼篆刻家丁輔之，是虎跑寺的大護持，由他去說一說必能成功。於是葉品三便提筆寫信給丁輔之代為介紹。李叔同並未立即去找丁輔之，直到年底的十一月，他才託人去虎跑寺走一走，看看有無幽靜的房間可住。回來的人說寺內幽靜的房間很多，平常都是關著，遊客不能進去住，而在方丈樓上，只住了一位出家人，可以借住。於是到了十一月底，李叔同經丁輔之介紹便住進虎跑寺裡了。

虎跑寺出家棄塵俗

李叔同出家的近因，據他自己說：

「我住進去以後，常常看見一位出家人在我窗前經過，即是住在樓上的那一位。我看他十分的歡喜！因此就時常和他來談話，同時他也時常拿佛經來給我。

我以前五歲時常和出家人見面，時常看見出家人到我家念經及拜懺。而於十三歲時，也曾學了『放焰口』，可是並沒有和有道道的出家人住在一起，同時也不知道寺院中的內容是怎樣？以及出家人的生活又是如何？這回到虎跑寺去住，看到他們那種生活，很喜歡而且羨慕起來了。

我雖然在那邊只住了半個多月，但心頭十分愉快，而且對於他們吃的菜蔬，更喜歡吃。及回到了學校以後，我就請佣人依照他

們那種樣的菜燒煮起來吃。

這一次我到虎跑寺斷食，可以說是我出家的近因了。及到民國六年的下半年，我就發心吃素了。

在冬天的時候，我即請了許多經，如『普賢行願品』、『楞嚴經』、『大乘起信論』……等等很多的佛經，於自己的房裡，也供起佛像來，如地藏菩薩、觀世音菩薩……的像，於是亦天天燒香了。

到了這一年放年假的時候，我並沒有回家去，而是到虎跑寺裡去過年了。我仍舊住在方丈樓下。那個時候，只覺得更有興味了。於是就放心出家，同時就想拜那位住在方丈樓上的出家人為師父。他的名字是弘詳師。可是他不接受我去拜他，而介紹我去拜他的師父。他師父在松木場護國寺裡住，他說請他師父回到虎跑寺來。我也就於民國七年正月十五日受三皈依了。

我打算於此年的暑假出家的。當這個時候，我做了一件海青(僧衣)，及學習兩堂功課。在二月初那天，是我母親的忌日，於是我先兩天到虎跑寺去，在那邊誦了三天《地藏經》，為我的母親迴向(轉世為人)。到了五月底的時候，我就提先考試之後，即到虎跑寺入山了。

到了寺中一日以後，先穿出家人的衣裳，預備轉年再剃度。及至七月初的時候，夏丌尊居士來，他看到我穿出家人的衣裳，還未出家，他對我說：『既住在寺裡面，並且

穿了出家人的衣裳而不即出家，那是沒有什麼意思的，所以還是趕緊剃度的好。』

我本來是想轉年出家的，但是承他的勸，於是就趕緊出家了，在七月十三日那一天，相傳是大勢菩薩的聖誕，所以就在那天落髮。」

由以上李叔同的自供，可知他出家成了頭陀，全是夏丌尊一手促成。使人不禁納悶，夏丌尊交情至篤，揆諸常情，夏丌尊應不致催化有家有室的老朋友李叔同由居士早日做個六根清淨的和尚。據事後高文顯拜訪夏丌尊當面請教，夏丌尊徐徐的解釋道：

「叔同時有戲筆，率真而好奇，某次因學生宿舍失竊，我身為舍監，職責攸關，開始搜檢有嫌疑者的床、箱無着，大大挫傷了該生的自尊。叔同怪我情報不確、證據不足而輕舉妄動，引起諸生的不滿，限我如在三天內不能破案，當引頸自刎，以謝諸生。聞其言，察其色，似非開玩笑。三天後，案未破，我也沒謝諸生，叔同握余手莞爾曰：『一時戲筆，幸勿介意。』故以為叔同之非僧非俗，諒亦出之戲筆，不禁亦以激詞將之，試其作何反應？俾可揜其津滬兩家，來杭婉勸，及早消此戲筆。而叔同誤會我嘲其無此決心，遂擬非僧非俗之飾而成為一個真正一肩雲水，竹杖芒鞋的苦行僧了。然十餘年來，作為弘一老友的我，心裡始終感到難過。』當高文顯把紀錄的李叔同口述「我在西湖出家的經過」一文給夏丌尊看過以後，更



- ①李叔同旅居日本時的照相。
- ②李叔同天津糧店後街六十號故居。
- ③李叔同手寫篆字墨跡。

直方戎 極老義 威動四 不濼大 經時不 臣奉詔

使夏氏久久難以釋懷。

李叔同口述他在靈隱寺受戒的經過是這樣的：『緊接落發後的一課，便須受戒。經林同莊君介紹（按：林同莊，溫州人，日本留學生，曾任浙江水利委員會主任，通梵典，擅書法，和西湖四大叢林方丈均有交往），到靈隱寺去受戒了。靈隱寺是杭州最大規模的寺院，我一向對它是很喜歡的。我出家以後，曾到各地的大寺院去看過，但總沒有靈隱寺那麼的好。八月底我就到靈隱寺去。寺中的方丈和尚卻很客氣。叫我住在客堂後面芸香閣的樓上。當時由慧明法師做大師父的。有一天我在客堂遇到那位法師了，他看到我時，就說既是來受戒的，為什麼不進戒堂呢？雖然你在家時候是讀書人，但是讀書人就能這樣隨便嗎？就是在家是一個皇帝，我也是一樣看待的。那時方丈和尚仍要我住在客堂樓上，而於戒堂裡面有了要緊的佛事，方命我去參加一兩回的。其時我雖不能和慧明法師經常見面，但是看到他忠厚篤實的容色，卻是令我佩服不已的。受戒以後我仍回到虎跑寺居住。到了十二月底，就搬到雲泉寺去了。此後，常到各地雲遊，沒有久住西湖的機緣了。曾記得民國十二年夏天的時候，我到杭州去過一回，先後相隔已有數年之久。那時正是慧明法師在靈隱寺講《華楞經》的時候。開講的那一天，我去聽他說法。因為好幾年沒有見他，覺得他已蒼老了不少，頭髮已斑白，牙齒也大半脫落。我當

時大為感動，於拜見他的時候，不由落淚不止，聽說以後沒幾年，慧明法師已圓寂了。寫到這裡，順便介紹一下靈隱寺受戒在卅年代的規制：如何辨別和尚的真假，是摘下他的僧帽，仔細觀察他頭頂上有沒有六個一排兩行的灸疤，有則真，無則假。但用十二顆燒得灼熱冒煙的艾絨置在光頭上，試問這是什麼滋味？人是跪在佛前的，要顫動一下，不僅佛將責你不虔，監戒的大和尚立刻會把你驅出戒壇，故虔誠者無畏，更不知疼。燒這十二個烙印後所得的代價是一紙「度牒」。這是和尚的生命線，有之可走遍天下名山巨剎，出示後，每天一宿兩餐，是雷打不動的；無則寸步難行，為官府識破，還得辦個驅逐出境或罰充苦役的罪名。』

出類拔萃超世絕塵

『昔日落髮為僧者，大抵有本難念的經：或以情場失意、或以宦海受挫、或以經營破產、或以作案累累、或以殺人過多、或以緝捕追蹤、或以憤世嫉俗……等等因素，迫不得已，才不得不披髮入山，作為一了百了的手段。因此這些人的入山受戒，是否真正與佛諦結水乳交融的誠信？殊難肯定。李叔同以貴公子受常人所不能忍的苦薩戒。人們認定他的信心與皈依的堅定，在現代僧伽中是屬於出類拔萃、超世絕塵的典型。』

李叔同因為對慧明法師非常崇拜，曾口述慧明法師的行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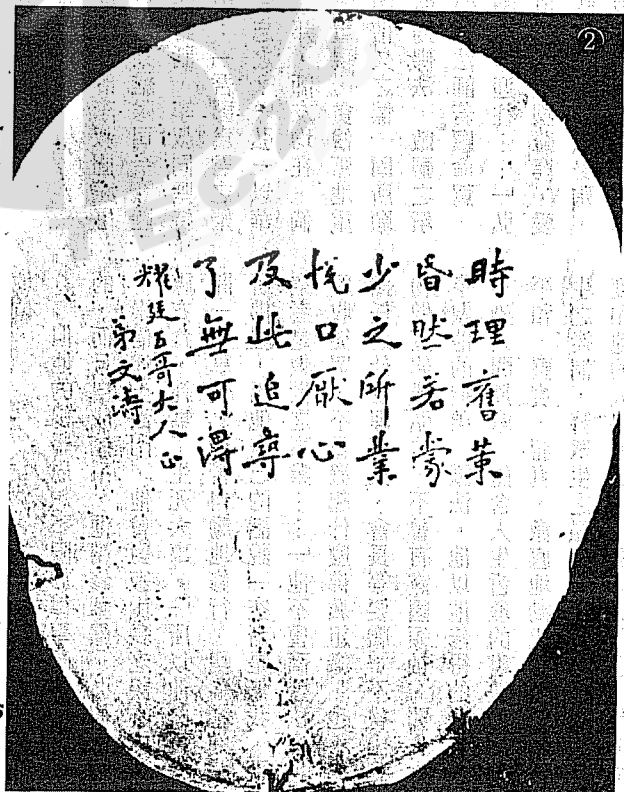
『慧明法師是福建汀州人，他穿衣毫不考究，看起來不像大寺院法師的氣派。他對人平等相待，無論你是大大佬，或是苦惱子（按：苦惱子，杭語，指窮人），全一視同仁。所以凡出家、在家的各式各樣人物，對之沒有一個不佩服的。他老人家一生所做的事情固然很多，但最突出的就是能教化「馬溜子」（「馬溜子」是出家流氓的稱呼）。寺院裡是不准這班「馬溜子」居住的，他們總是住在涼亭裡的時候多。聽到各處寺院裡有人打齋的時候，就蜂湧而去吃白飯。在杭州這個地方，「馬溜子」特別多，一般總不把他們當人看待，而他們也自暴自棄，無所不為的（「馬溜子」大抵屬於「緝捕追蹤」之流。他們雖也忍受灸戒，但不讀經、誦經，也不會做法事）。那些「馬溜子」們常到靈隱寺去看慧明法師，慧明待他們很客氣：『布施種種好飲食、好衣服等。他們要求什麼就給什麼。法師有時也對他們說幾句佛語，以資感化。慧明法師的腿是有毛病的，出入經常以乘轎的時候為多。有一次慧明從外面坐轎回靈隱寺時，下轎後，旁人看到法師沒有穿褲子，都覺得很奇怪，一齊問他：「法師你怎麼出門不穿褲子呢？」法師淡然一笑，答以：「在外面碰到了（馬溜子）」，說是沒有褲子穿，凍壞了，我就把褲子脫了給他。我想我回到寺裡是不愁沒有褲子穿的。』關於慧明法師感化「馬溜子」的傳說很多，這裡只略舉此例而已。因此大家對他的



①左起：李叔同、張小樓、蔡小香、袁仲濂、許幻園 1900 年在上海合影。

②弘一法師李叔同早年在扇面上的題字。

③弘一法師墨跡。



時理舊業
昏然若蒙
少之所業
及口厭心
了無可得
耀廷五哥大人
弟文濤

慈悲是無不欽仰和敬佩的。李叔同事母至孝，一九〇二年清廷覆亡前一年，他正在上海南洋公學讀書，是年，清室補行庚子年鄉試，母親極盼他克紹箕裘，像父親一樣的中個進士，點個翰林，促其應試。李叔同不得已以平湖籍生員李文濤之名到浙江省考試，結果不第而歸。以後科舉廢除，李叔同也不必再敷衍母命了。」

愛國高僧駁曰將領

李叔同是名實相副的愛國高僧，除在十九歲時因贊同「康梁變法」，刻閑章以明志外，一九〇五年東渡扶桑時，填金縷曲，下半闕有「……二十文章驚海內，畢竟空談何有？聽匣底，蒼龍狂吼。長夜渡風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國，忍辜負。」所表達的愛國熱忱，強烈濃郁。

一九〇六年，在東京參加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

一九一一年回國後，適逢武昌起義，建立中華民國，李叔同情緒興奮，填《滿江紅》一闕，中有「雙手裂開鱗鼠膽，寸金鑄成民權腦。算此生不負是男兒，頭顱好！」「看從今，一擔好山河，英雄造。」對新生的共和國抱有無限的希望。之後參加以柳亞子為首的革命文學團體南社；復與陳英士、柳亞子、葉楚傖、蘇曼殊共主《太平洋報》筆政。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已經做了

十九年和尙的弘一法師，對日本帝國侵華的暴行非常憤慨，以出家人的身分在廈門向僧俗宣告：

吾人吃的是中華之粟，所飲的是溫陵之水，身為佛子，於此時不能共行國難於萬一，自揣不如一隻狗子！這是有感而發的。

一九三九年，日寇深入侵華，適逢他六十歲，老友柳亞子在他誕辰日賦兩絕以壽，詩曰：君禮釋迦佛，我拜馬克思。

大雄大無畏，跡異心豈殊。
閉關謝塵網，吾意嫌消極。
願持鐵禪杖，打殺賣國賊！

法師報柳一偈曰：
亭亭菊一枝，高標矗勁節。
雲何色殷紅，殉教應流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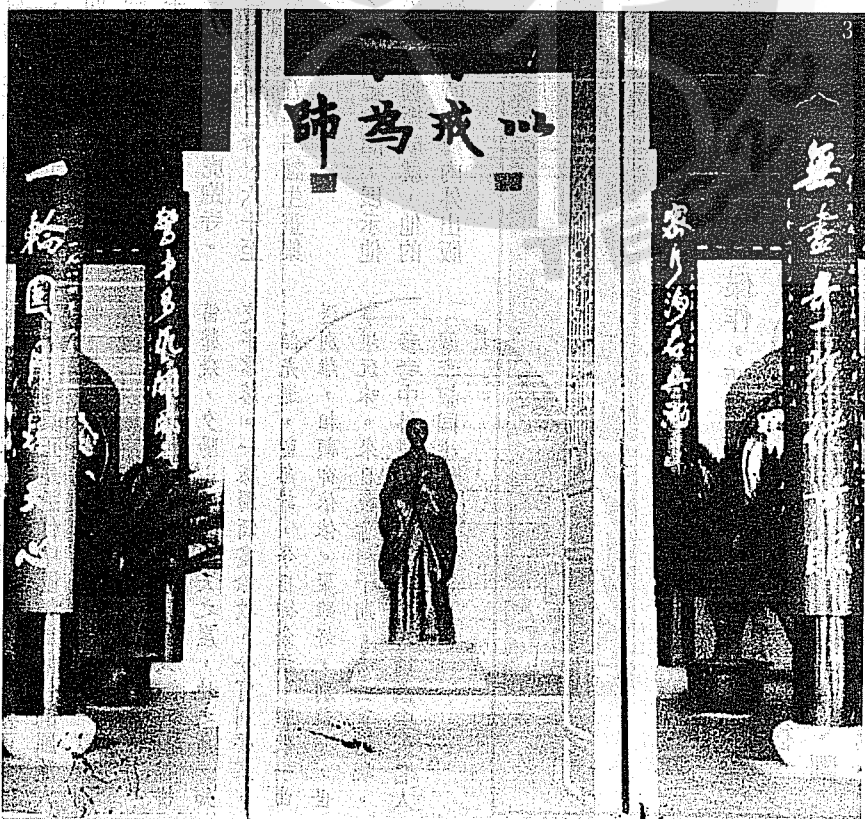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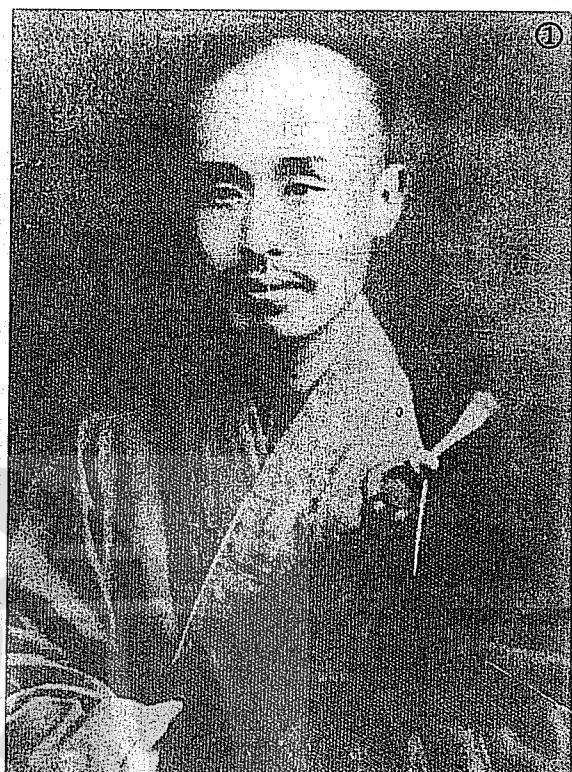
廈門瀕臨陷落時，弘一法師李叔同正駐錫泉州法華寺，某日，日本某艦隊司令登陸拜訪李叔同，要求以日語對話，李叔同堅持：「在華言華」。司令說：「吾國為君之婿鄉，又有血緣之親，何竟忘之？」弘一以華語曰：「貴國為吾負笈之邦，師友均在，倘有日風煙俱淨，祥和之氣重現，貧僧舊地重遊，謁師訪友，以日語傾積久之懽，固所願也。」司令復曰：「論弘揚佛法，敝國之環境較貧窮落後的貴國為優。法師若願命駕，吾當奏明天皇，以國師禮專機迎往……」弘一答曰：「出家人寵辱俱忘，敝國雖窮，愛之彌篤！尤不願在板蕩時離去，縱以身殉，在所不惜」云云。當時中外報紙，均有報導。

。稱弘一為愛國高僧，實當之無愧。

精研律宗持戒嚴謹

弘一法師為律宗高僧，精研戒律，一生奉行不渝，他先研讀「華嚴經」，著「華嚴集聯三百」；後發願弘傳律學，專心鑽研已絕響八〇〇多年的南山律學，積二十餘年之功，潛心著述，完成「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篇」、「南山律苑文集」、「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扶桑集釋」等律學著作達四十四種之巨，並以其高蹈懿行和主持開辦南山律學院等弘揚律學，奠定了他作為重興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師的崇高地位。

但他的佛學思想不限於律學，是多方面的，而且自成體系，他精修華嚴，弘傳律行，崇信淨土法門，他曾對寂山長老說：「非謀衣食，純為了生死大事。」所以他棄絕人間一切享受，茹苦自勵地修行，勇猛精進鑽研佛經，用他自己的話說「空者是無我，不空者是救世之事業……」他不會高豎法幡，廣收徒眾，不會發起什麼佛教組織，也不會擔任過什麼理事長、會長等要職，不會出刊物做宣傳或弘法，不會有黨國領袖、聞人大亨做他的徒弟、護法。他以此修得的佛理和不染人間煙塵，飽含人生哲理的書法作品，平和、堅實、認真、澈底地勸化眾生，起眾生之迷惘，警眾生之愚鈍，用佛學的宏大氣度和他的人格力量，以致於像魯迅、郁達夫



① 剛出家時的李叔同。

② 晚年的弘一大師。

③ 杭州李叔同紀念館，李叔同手寫塑像上「以戒為師」的匾額。

、內山完造、郭沫若、徐悲鴻、馬一浮等名家都為之傾倒，一些高僧、居士弟子都為之折服，能拜訪一次，求得一字，聽其一課，見其一面，皆為幸事。一九二八年，他四十九歲時南下廈門，後十餘年便一直往來於江浙和福建之間，晚年常居泉州、廈門。

李叔同一生都是藝術的，做了和尚也沒有改變，他與太虛法師合作過「三寶歌」，創作了「清涼」、「山色」、「花香」、「世夢」、「觀心」、「知恩」等一批佛教歌詞，寫了一批詩文，著名的詩有「我到為種種，我行花未開。豈無佳色在，留得後人來。」文有「白馬湖放生記」等。為廈門第一屆運動會創作了會歌，唱出「禾山蒼蒼，鷺水蕩蕩，國旗遍飄揚……請大家在領袖領導下把國事擔當。到那時，飲黃龍，為民族爭光。」

抗戰吃緊時，李叔同反復書寫：「念佛不忘救國，救國不忘念佛。」在給「南社」柳亞子的詩中寫道：「雲河色殷紅，殉教應流血」。

桃李春風育才有成

一九三九年，澳門「覺音月刊」、上海「佛學半月刊」分別為他出了專刊。徐悲鴻大師為他畫了油畫正面像。

一九四二年九月，他自覺著不久於人世了。

在開元寺講「八大人覺經」、「淨土法

要」……分別給夏丐尊、劉質平寫了訣別信，最後兩句是「華枝日滿，天心月圓。」十月二日下午身體發熱，漸示徵疾。十月十日下午寫「悲欣交集」四字交妙蓮法師，十三日晚八時安祥西逝，圓寂於泉州不二祠溫陵養老院晚晴室，年六十三歲。

遺骨分葬於泉州清源山和杭州虎跑寺。他的弟子豐子愷為紀念他五十、六十至一百誕辰，分別為他畫出了五本「護生畫集」，先後在海內外出版。

杭州虎跑寺修建了他的紀念館，展示他生平事跡、宗教生活和宗教藝術成就，他的歌曲集、藝術集和人物傳不時在海內外出版。

、再版，大陸正在爭拍他的電視連續劇和電影藝術片，以表揚李叔同創造了可大可久的志業，他真正是近代中國頗為傳奇的風流人物，最後謹選錄李叔同名作「送別」歌原詞於後，以結束本文：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下山。天之崖，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韶光逝，留無計，今日卻分袂。驪歌一曲送別離，相顧卻依依。聚雖好，別離愁，世世堪玩味。來日後會相予期，去去莫遲疑。參考中外雜誌三五五期余方德撰中外名人傳李叔同小傳

聖文叢書

民國奇才交往錄

陳頤 著 定價新台幣一六〇元

本書係名教育家陳頤教授精心傑作，要目有：幽默大師林語堂、梁啟超的感情世界、徐志摩與林長民、八閩奇才辜鴻銘、海軍奇才嚴復、譯壇怪傑林琴南、詩壇奇才陳石遺、憶先師陳寶琛、懷戴傳賢老師、劉以芬老師的風範、中國之友伊芳廷、十硯老人黃任、蘇友仁志行高潔、憶戴仲玉兄、福建協和大學滄桑、江山任遨遊等篇，王成聖教授作序，內容精彩篇篇可讀，歡迎讀者購閱。定價新台幣壹佰陸拾元，優待中外雜誌訂戶祇收壹佰叁拾元，書款交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立即寄書。